

創作文庫

中書集

朱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活生

創作文庫

(三十)

中書集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月

傅東華主編

創作文庫

(三十)

中書集

平裝每冊實價六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著者 朱生 活 湘
發行 者 生 活 店
印刷 者 生 活 所
上海福州路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月月初版

目次

第一輯

打彈子·····	一
北海紀遊·····	二
咬菜根·····	三
夢葦的死·····	四
書·····	五
空中樓閣·····	六

寓言……………六

衚衕……………六

迎神……………七

日與月的神話……………八

畫虎……………八

徒步旅行者……………九

江行的晨暮……………一〇

烟捲……………一〇

說談諧……………一四

說自我……………一七

說說話……………一三一

想入非非……………一三七

我的童年……………一四七

投考……………一六九

木蘭從軍……………一八一

文藝作者聯合會……………一八六

第二輯

三百篇中的私情詩……………二〇一

古代的民歌……………二〇八

五絕中的女子……………二三

王維的詩……………三九

周邦彥的『大酺』……………二五〇

『救風塵』……………二五四

蔣士銓傳……………二六六

『吟風閣』……………二八五

笠翁十種曲……………二九三

第三輯

評徐君志摩的詩……………二九八

評聞君一多的詩	三二八
『嘗試集』	三五八
郭君沫若的詩	三六五
『草兒』	三七九
劉夢葦與新詩形式運動	三九〇
『翡冷翠的一夜』	三九四
再論郭君沫若的詩	三九八
楊晦	四〇一

第四輯

說譯詩……………四〇九

談『沙樂美』……………四二三

談『番女緣』……………四二〇

打彈子

打彈子最好是在晚上。一間明亮的大房子，還沒有進去的時候，已經聽到彈子相碰的清脆聲音。進房之後，看見許多張紫木的長檯平行排着，鮮紅的與粉白的彈子在綠色的呢毯上滑走。整個檯子在雪亮的燈光下照得無微不見，連檯子四圍上邊嵌鑲的菱形螺鈿都清晰的顯出。許多的彈竿筆直的豎在牆上。衣鈎上面有帽子，圍巾，大氅。還有好幾架鐘，每架下面是一個算盤——聽哪，答拉一響，正對着門的那個算盤上面，一下總加了有二十開外的黑珠。計數的夥計一個個站

在算盤的旁邊。

也有夥計陪着單身的客人打彈子。這樣的夥計有兩種，一種是陪已經打得很好的熟客打，一種是陪才學的生客打。陪熟客打的，一面低了頭運用竿子，一面向客人嘻笑的說：『你瞅吧！這竿兒再趕不上你，這盃兒飯就不吃啦！』陪生客打的，看見客人比了大半天，竿子總抽上了有十來趟，歸根還是打在第一個彈子的正面就不動了，他看着時候，說不定心裏滿覺得這位客人有趣，但是臉上決不露出一絲笑容，只隨便的帶說一句，『你這球要低竿兒打紅趨白就得啦。』

打彈子的人有穿灰色愛國布罩袍的學生，有穿藏青花呢西服的教員，有穿禮服呢馬褂淡青嚙嘰面子羊皮袍的衙門裏人。另有一個，身

上是淺色花緞的皮袍，左邊的袖子擄了起來，露出細澤的灰鼠裏子，並且左手的手指上還有一隻耀目的金戒指。這想必是富商的兒子罷。這些人裏面，有的面呈微笑，正打眼着『眼鏡』。有的把竿子放去背後，作出一個優美的姿勢來送牠。有的這竿已經有了，右掌裏握着的竿子從左手手面上順溜的滑過去，打的人的身子也跟着靈動的扭過，再準備打下一竿。

『您來啦！您來啦！』夥計們在我同子離掀開青布綿花簾子的時候站起身，來把我們的帽子接了過去。『喝茶？龍井，香片？』彈子擺好了，外面一對白的，裏面一對紅的。我們用粉塊擦了一擦竿子的頭，開始遊戲了。

這些紅的、白的彈子在綠呢上無聲的滑走，很像一間寬敞的廳裏綠氈氈上面舞蹈着的輕盈的美女。她披着鵝毛一樣白的衣裳，衣裳上面繡的是金線的牡丹，柔軟的細腰上繫着一條滿綴寶石的紅帶，頭髮紮成一束披在背後，手中握着一對孔雀毛，脚上穿的是一雙紅色的軟鞋。脚尖矯捷的在綠氈氈上輕點着，一刻來了廳的這方，一刻去了廳的那方，一點響聲也聽不出，只偶爾有衣裳的窸窣，環珮的丁當，好像是替她的舞蹈按着拍子一樣。

這些白的、紅的彈子在綠呢上活潑的馳行，很像一片草地上有許多盛服的王孫公子圍着觀看的一雙鬥雞。牠們頭頂上戴的是血一般紅的冠。牠們彎下身子，拱起頸，頸上的一圈毛都竦了起來，尾巴的翎

毛也一片片的張開。牠們一刻退到後頭，把身體蜷伏起來，一刻又奔上前去，把兩扇翅膀張開，向敵人撲啄。四圍的人看得呆了，只在得勝的雞驕揚的叫出的時候，他們才如夢初醒，也跟着同聲的歡呼起來。

彈子在檯上盤繞，像一羣紅眼珠的白鴿在蔚藍的天空上面飄揚。彈子在檯上旋轉，像一對紅眼珠的白鼠在方籠的架子上面翻身。彈子在檯上溜行，像一隻紅眼珠的白兔在碧綠的草原上面飛跑。

還記得是三年前第一次跟了三哥學打彈子，也是在這一家。現在我又來這裡打彈子了，三哥却早已離京他往。在這種亂的時世，兄弟們又要各自尋路謀生，離合是最難預說的了；知道還要多少年，才能

兄弟聚首，再品一盤彈子呢？

正這樣想着的時候，看見一對夫婦，同兩個二十左右的女子，帶着三個小孩子，一個老媽子，進來了球房：原來是夫妻倆來打彈子的。他們開盤以後，小孩子們一直站在檯子旁邊看熱鬧；並且指東問西，嘴說手畫，興頭之大，真不下似當局的人。問的沒有得到結果的時候，還要牽住母親的裙子或者抓住她的彈竿嘮叨的儘纏：被父親呵了幾句，才暫時靜下一刻，但是不到多久，又鬧起來了。

事情湊巧：有一次輪到父親打，他的白球在他自己面前，別的三个都一齊靠在小孩子們站的這面的邊上，並且聚攏在一起，正好讓他打五分的；那曉得這三個孩子看見這些彈子顏色鮮明得可愛，並且圓

溜溜的好玩，都伸出雙手踮起脚尖來搶着抓彈子；有一個孩子手掌太小，一時抓不起彈子來，他正在抓着的時候，父親的彈子已經打過來了，手指上面打中一下，痛得呱呱的大哭起來。老媽子看到，趕緊跑過來把他抱去了茶几旁邊，拏許多糖果哄他止哭。那兩個孩子看見父親的神氣不對，連忙雙手把彈子放回原處，也悄悄的偷回去茶几旁邊坐下了。母親連忙說，『一個孩子已經夠嚷的啦。咱們打球吧。』父親氣也不好，不氣也不好，狠狠的釘了那兩個孩子一眼，釘得他們在椅子上面直扭，他又開始打他的彈子了。

在這個當兒，子離正向我談着『彈子經』。他說：『打得妙的時候，一竿子可以打上整千，』他看見我的嘴張了一張，連忙接着說